

朝花夕拾

霜降,一个人走路

莫为/文

1 霜从昨夜降。触手一及,这个年头又只剩下了薄薄四分之一。
天籁暗哑,像一张败色的亚麻布,铺张在这秋日最后的节气上。
回城途中,司机把一曲《跑马的汉子》翻来覆去地播放,我不喜欢。我说我下车。司机大惑。我说我想走路,反正已经不远。
我喜欢走路。
牛仔裤,布鞋,连帽卫衣。独自一个人。
我喜欢独自。
因为孤独,愈发自由。

2 公路两旁,排排站立的梧桐树,高大而沉默着。仰望上去,树顶的叶子已然凋落,剩下光秃秃的虬枝,像一只只经脉暴突的手,伸张在半空。热切而凄惶,想要抓住什么。什么也没抓住。
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。”一只黑褐色的鸟儿从头顶飞过,决绝的样子,像一段白驹过隙的光阴,一场终究远去的爱情。
大车小车摩托车黑着面孔风驰而过。
每一次过往都是缘定,每一场聚散都是安排。

下小雨了,一粒一粒,像花瓣,桂花,被季候催逼,魂魄落在了出嫁的路面上。
几分寒凉。帽子往头上一掀,倍感呵护,盖严实了,耳朵脖子都是温暖。手插裤兜里,我走我的国。

3 从没写过荷花,盖因笔力不济,怕一提笔就落了俗套。只在某个盛夏,说了声“睡莲最聪明,哪里不睡,睡水里”。
李商隐那句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”,在黛玉林妹妹口中,却是“我最不喜

欢李义山的诗,只喜他一句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”。“枯”成了“残”,可鉴,《红楼梦》的伟大如何经不起你任意的肢解!

眼前的就是残荷了。通体灰褐,枯瘦如柴。细端详,连泪腺都被风干成了一线一线的影子。却大面积直立着,问号一样,突兀于淤泥之上。

小时候看坝坝电影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,看到那美人儿一袭盛装一脸凄绝,怀抱百宝箱孤立于瓜洲古渡,散尽千金纵身跃入滚滚洪涛时,不禁号陶大哭。

幼年的词典里没有“玉石俱焚”,没有“薄情寡义”,“可惜可怜”该是与生俱来。

前日里,不意在地摊上瞧见一本《警世通言》,顺手买下。显然盗版,放在枕边,倒也可供临睡前乱翻。再读杜十娘,出身青楼的女子,似与残荷的气息有了几分相近——“忘了季节,心中一定还有梦”。

4 雨丝缥缈,我看见了风的样儿。
风霜雨雪,半边街比谁都看得多。
被时光抛在嘉陵江畔的一截枯枝,一段遗言。那么老,老得一步都走不动,老得只剩骨头,长长短短地支离出来。

浮生风起云涌,人生云卷云舒。走笔半边街,每一次我都想绕过山寒水瘦,直达气定神闲。

然中秋的夜晚,我还是在写字板上写上:初一半边,十五半边。半边街,什么好名字不叫,要叫作半边?

5 前面800米,就是城了。城的最底,是沿口古镇。远远看去,一溜青瓦房带子似的将古镇从中一勒——一半半边街,一半锅市街。
霜降,一个人走路。
半边街必然不知,那路上,其实有你,一直。

感悟人生

砸茄柴

郭立辉/文

深秋的平原与初冬交融,万物凋零转化休眠,去除了农作物的田野间一展平川。这个时候,除了地里奔跑的野兔,还有一种土得掉渣的美味,茄柴。

茄柴就是茄子秧上剥下的枝皮,用腌咸菜的老汤“炸”制而成。在农村,家家都会辟出一块菜地,大小不一视家中人口而定。而自种的蔬菜更是五花八门,按自家的口味不同而视。每年这个时候,忙完了秋收,闲暇下来的时间就会平整菜地,以备来年之用。于是菜地里的梅豆和丝瓜被拉下了架,长豆角西红柿和青椒也被拔掉,还要赶在霜冻前“开”掉萝卜和大白菜。其它蔬菜,除了果实就无可利用了,而这看似枯树皮般粗糙的茄子秧,却能转化为人所喜爱的食材。谁发明的茄柴乡史野闻已无处考究,只能说这是老多年前就有了,做法既不高深也无需技巧,喜欢吃到会四处寻找,不喜欢的只要茄子,茄子秧随处扔到路旁沟里,只不过这几年却见得少了。

老家的邻里都会炸茄柴,做出的口味差异也大。但妻在省城的叔叔,我乡下的奶奶都爱吃我做的茄柴。之前的茄柴都是别人砸好的,我还从未自己弄过。同事老海的家就在城郊,菜地也紧邻马路,里面种有茄子。老海喜欢自己种菜,但老海的土地被征收了不少,菜地越来越小,茄子占的地方大,便也就种得少了。现如今茄柴也是不太好找,所以我就早早打了招呼。菜地里,我一鼓作气拔了十几棵,像拔棉花柴的感觉,有点费劲。茄子秧堆到一旁,取来几块干净的石头平铺在地上当案板,

再选一块平直的石头来砸,之所以不选砖头,是怕砸出了渣子再咯了牙。拿起茄子秧,摘下未成果的小茄子包,薅去叶子,先从茄子秧的根部砸起,只需几下,厚厚的皮就掉了下来,这是茄柴最好吃的部分,口感好。再继续往上砸,越砸枝越细,越砸皮越薄,砸到剥不出皮时,便把这些细枝折成一段一段的,我美其名曰称它为“鸡腿枝”,因为啃它的感觉就如鸡腿般过瘾。砸好了茄柴,还要刮去表皮上的一层膜,再用水冲洗干净,晾干备用。

接下来就是制作了,我们当地的做法是用水“炸”。水是用腌咸菜的老汤,放入茄柴和花椒大料,浇点明油,这般“炸”制而成。而我按自己的办法,铁锅里先放油,油烧开后放入八角花椒葱姜炆香,放入茄柴加入清水,锅开后放甜酱和盐,再放几个青椒增一点辣,浇上点葵花油慢火炸制四五个小时,再放入小茄子包,等茄子包熟后就出锅。这样炸制的茄柴清新鲜香,如同裹了一层油,咸香微辣适中,面酱中和了茄柴的微苦,口感脆绵带有草香的味道,茄子包软烂入口即化,配上一个窝窝头,一碗小米粥,大呼过瘾啊。这就是田园的味道。

以前的冬季物缺少食,除了白菜萝卜就是腌咸菜。然而这样一种土得掉渣的“树皮”,竟能获得一种吃肉啃鸡腿的满足感,我想这应该是茄柴能传承下来的原因吧。而且现在的饭店里,茄柴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一道忆苦思甜的菜,我想它应该比红军长征时的树皮草根好吃得多。有时候就是这样,换个口味,换个意境,找找感觉,这里面有深深的乡土情怀。



第八届我的读书故事征文

那时.那人.那书

张淑娟/文

三十多年前,我出生在农村,我的童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大清河边度过的。

记得那时,爷爷每天都去河边放羊,我特别愿意跟着爷爷,走在羊群的后边,丝毫不管家人的阻拦。尤其到了夏天,河堤上的树木枝叶浓密,整条河水都被树荫包围着。我在河边捉蚯蚓找田螺,常常玩得不亦乐乎。爷爷抱着他的收音机,一听就是一下午。有一次,爷爷把我叫到他跟前:“这条河叫什么河,你知道吗?”“大清河”,我脱口而出。“会写吗?”说着,爷爷用手拿起一截小木棍儿,另一只手轻轻抚平被水浸过的沙地,然后一笔一画地写了一个字。“古人啊,早就知道人是最厉害的,他们以人为大,所以,这个字造得很像一个站立的人。”看着地上的字,听爷爷这么一说,我突然觉得,原来认字也可以这样有意思。后来,爷爷每天教我几个新字,给我讲这字背后的故事或来历,好几次,他还跟我提起他的父亲。他说,我的太爷爷是个肯吃苦有远见的人,从挑货郎做起白手起家,有了钱不着急买房子置地,反倒省吃俭用给孩子们请先生念书,只可惜,没有赶上好年头儿。每次听爷爷说这些话的时候,我都发自内心地佩服我的太爷爷,我隐隐觉得应该好好识字,不能让爷爷失望。

慢慢地,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,大概七岁的时候,我就能和爷爷一起听评书了。惊堂木一响,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了下来。尤其刘兰芳的评书我听得特别带劲儿。天气一冷,爷爷就不让我跟着他了,他会把收音机放在家里,晚上,我把他错过的内容讲给他听,为了不让爷爷失望,每次,我都尽可能地模仿说书人的语气,使用评书里用过的词语。像“擎天白玉柱”“架海紫金梁”“眉分八彩”“目若朗星”这些评书语言,我复述起来已经是滚瓜烂熟了。因为喜欢评书,所以我特别爱看连环画,《岳飞传》《大战爱华山》《小商河》这些好看的小人书,曾让我痴迷了好长时间。有一次,我因为太专心竟然忘记了吃饭。奶奶嗔怪我变成了书呆子,爷爷反而乐呵呵地说:“爱看书是好事儿啊!多读书,别人抢不走。不读书,别人也替不了。”爷爷鼓励我多读书,但是他反对我死读书。小学二年级的那个寒假,爷爷拿起我的小人书翻开岳飞激战的一页,他用大手盖住下面的小字然后问我:“这一页讲的是什么?”凭着超强的记忆力,我得意洋洋地复述出那些烂熟于心的文字。满以为爷爷会夸奖我,可是,爷爷

却不停地反问我追问我,我只好调动全部词汇,尽力把那张图说得更完整更详细。最后,爷爷用爽朗的笑声肯定了我。油然而生的成就感像个顽皮的孩子在我小小的心里上蹿下跳。

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是难忘的,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我从未感到过枯燥或孤单。直到后来上了大学,我依然喜欢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图书馆。读书慢慢变得和一日三餐一样重要,一些感触开始在心里慢慢累积,慢慢地,我也开始尝试写一些文字。2001年,我的一首小诗和一篇散文先后在两家刊物发表,我开心地领到了一百多元的稿酬,那次回家,我特意向爷爷炫耀了一番。“这会说评书的小姑娘还真是不简单哩!”光听这语气,我就知道爷爷心里有多高兴。看到我买回了他喜欢的罐头、桃酥点心还有各种各样的零食,爷爷粗糙的大手摩挲着那些精致的包装,嘴上却还在嗔怪我大手大脚。我朝他扮了个鬼脸,可是心里却有些犯酸,上了大学不能常常陪伴在他和奶奶的身边,而他们一天比一天更老了。以前爷爷放羊回来,每天他的筐都像一座巍峨的小山。夏天是草,冬天是柴。而现在,他需要小心翼翼地走路,没有拐杖几乎都不敢迈步。读大二的那个冬天,外面飘着鹅毛大雪,我赶到家的时候,爷爷已经到了弥留之际,我泪流满面地喊他,他才勉强睁了一下眼,很快,那眼神就望向了奶奶。我只顾伤心地哭,却不知道这临终的一眼饱含着怎样的深意。直到爷爷下葬后的第三天,奶奶才把我叫到屋里,她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钱。“这是你爷爷卖羊剩下的钱,让我留给你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我和奶奶已经泣不成声。那群羊跟了爷爷很多年,那是他这辈子唯一的积蓄。爷爷子孙满堂却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读书。直到临终,他什么都没有对我说,可是,他又好像把什么都告诉了我。

很多年过去了,最初的悲痛也在慢慢地被时间稀释。如今,走到了中年,突然发现,小时候的经历对我的影响竟是那样深远:当初,爷爷用小木棍儿教给我的字,每天还活跃在我的眼前,我依然很享受翻开新书的瞬间。“耕读传家久,诗书继世长”,读过书才能在琐碎庸常的生活里妥善地安置自己。爷爷只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,他没有说过太深奥的道理。可是,他却让我明白:世界上没有白读的书,就如同没有白受的苦。爷爷走了,永远地离开了。可是,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可靠的朋友,一个清明的世界,还有一个温暖的春天!

主办单位:河北省委宣传部 河北省作家协会
协办单位:共产党员杂志社 燕赵都市报
老人世界杂志社 散文百家杂志社
来稿请寄: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河北省作家协会办公室
邮编:050021 电子信箱:wddsgs@163.com